

“非遗贷”为何不温不火？

本报记者 王学思

2010年上海世博会筹备期间,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的草柳编传承人孙建光接了一笔大单子——负责制作上海世博会西班牙馆的藤条外墙。接到这样一个重要而有意义的任务,孙建光既兴奋又激动。然而与此同时一个难题也摆在了眼前:要完成订单需要准备大量的材料、召集一定数量的人力,这些方面的费用都需要提前预付定金。幸好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从当地的建设银行贷款10万元,解了燃眉之急。

近年来,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不断推进,在金融与文化联姻的背景下,一种面向非遗领域的新颖的贷款方式“非遗贷”应运而生。然而,或许是金融信贷产品种类庞杂,“非遗贷”所适用的领域与群体又相对较小,因而自提出以来一直不温不火。

“非遗贷”的产生

据不完全统计,安徽是较早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贷”这一概念的省份。2012年,中国(黄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在黄山市顺利召开。在大展的筹备过程中,当地文化系统的工作人员在与非遗传承人的沟通和接触中发现,对于适于进行生产性保护的项目,传承人常常由于缺少相对灵活的可支配资金而陷入发展瓶颈。

于是,在黄山地区文化系统的牵头和组织下,举办了由当地金融机构与非遗传承人、非遗企业代表共同参与的银企对接会,信贷双方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沟通交流。会后,有些银行还主动与相关传承人联系并洽谈合作事宜。同年7月,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贷”的实施细则。细则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贷”是该行根据非遗传承人的资信状况、国家认定等级、影响力以及其所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规模等因素,为其核定一定的循环贷款额度,借款人在该行核定的额度金额内可循环周转使用贷款。这意味着符合条件的传承人可以凭传承人的身份申请到银行的短期融资产品。

其实,近年来,除了安徽,在中央和地方鼓励文化资源与金融资本合作的相关政策下,全国各地的许多银行都相继开展了针对包括非遗企业在内的小微企业信贷业务。比如,近年来,建行甘肃省分行已向经营天水漆雕、甘谷麻鞋、秦安草编等非遗企业发放贷款2000余万元;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农村商业银行累计向当地经营草编、柳编、蓝印花布、老粗布等非遗产品的企业和个人发放贷款5000余万元,支持农户170余户、非遗企业30余家。

“非遗贷”有哪些优惠

2010年,为了不断创新新戏、传承发展川剧艺术,川剧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巧茹的个人剧目生产实验工作室正式成立了。为了编排新版川剧《马前泼水》,陈巧茹不仅投了自己的多年积蓄,而且还向银行申请了20万元小额贷款。从首部新戏的顺利推出至今,陈巧茹的工作室运转得较为顺利。对于申请非遗贷款陈巧茹表示:“当年我是凭自己的力量去申请贷款,如今有相关的优惠政策,相信能激励更多的传承人去做这件事情。”

那么,当前金融领域涉及非遗的贷款产品,可以给传承人提供哪些优惠呢?

“普通的贷款需要贷款人以房产、实物等进行质押,或具有偿还能力的担保人员进行保证贷款。而非遗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逐步认识到化学染料在染色过程中对自然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和对人类自身健康的潜在危害,因而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回归自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近年来,传统的天然染色技艺再次回到人们生活。不过,作为古代中国红色染料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的红花染色工艺,至今还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

红花,又名红蓝花,是红色植物染料中颜色最为鲜艳亮丽的一种,用红花染成的红色被称为真红或猩红。从精美的汉唐织物看,红色种类非常丰富,足以证明古代中国红花染工艺非常发达。现代研究通常认为红花起源于埃及,后经印度和中亚传入我国西北地区,于汉代传入中原地区。到南北朝时,红花在中原地区的传播更为广泛。北朝贾思勰著《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红花的种植要领、经济价值、干燥工艺等,可见当时红花已经成为十分重要的经济作物。自唐代以后,红花的栽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据史书记载,关内河南道、巴蜀滇区的山南道和剑南道均贡红花,隶属江南道的宣州也用红花来染红线毯献给帝王。但是,进入19世纪50年代后,随着种类丰富、色泽鲜艳的人工合成化学染料输入我国,延续几千年的天然染料很快被取代,其中红花染色因其工序复杂、费时费力,成为最早失传的天然染色技术之一。然而红花染工艺自中国传入朝



黄卓绘

项目的传承人大多生活在农村,而且以手工作坊式的方式进行生产,因此也没有厂房、设备作抵押,这些客观问题使得一些传承人不具备向银行提出申请贷款的条件。”黄山市黟县文广新局局长金忠民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黟县一些银行提出了以国家或地方政府认定的传承人身份进行身份质押的形式实施借贷,从而扶持传承人创业。但考虑到单纯以此为条件具有一定的风险,因此银行在发放贷款时还会兼顾到传承人的个人信誉情况、产品的市场前景、传承人的技术水平等进行综合评估。此外,金忠民还透露,虽然银行有这类贷款政策,但截至目前,符合条件并已成功申请到贷款的案例并不多。

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农村商业银行董事长吴加军也表示,以传承人身份或知识产权等进行质押贷款,银行承担的风险较大,因为这些质押条件的价值当前还没法评估,另外各类非遗产品的客观价值也不易被量化。因此对这一类型的贷款产品许多银行都是一直在筹划,迟迟未能落地。

在博兴县湖滨镇有许多农户从事草柳编,为了促进草柳编行业的发展,博兴农商行推出了一些优惠政策。“我们会优先考察这类项目的信贷申请,除普通的担保贷款外,我们还推出了‘大联保体贷款’项目,即几个农户可组成一个联保体,每个联保体的成员都可以在两年内向银行借款5万元左右,并且可在既定的贷款利率的基础上再享受40%至50%的优惠。”吴加军说。

传承人为什么观望

尽管金融领域已经逐渐开始与非遗企业、传承人

携手共进,但有业内人士表示,在金融机构的整体业务架构中,非遗贷款实际上只占到十分微小的比重,因此金融机构对这一领域的关注程度并不高。与此同时,记者采访发现,对于申请非遗贷款,一些传承人的态度也并不积极。

山东枣庄伏里土陶的传承人甘言地目前正在筹建个人工作室,通过向私人贷款,他借到了20万元用于工作室的建设和装修,双方约定的年利率达15%,比普通的银行贷款利率翻了一番。对此,甘言地表示:“也不是没有想过去银行贷款,只是银行贷款需要准备的材料多、手续繁杂,而且还要找到担保人,相对而言还是私人贷款更快捷、方便一些。”甘言地还表示,如果银行可以为传承人提供一些免息的贷款支持,他倒是很乐意尝试。

持观望态度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些传承人表示当下急需解决的不是贷款问题,而是产品没有销路。山东枣庄张范剪纸的传承人王庆权说,几年前曾经以个人房产抵押贷款的形式向银行贷款10万元,用于出版个人剪纸集。然而由于产品滞销等问题,计划出版的两本剪纸集最终只出了一本。“贷款方面是否有优惠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主要的矛盾是生产了产品,而东西卖不出去。”

而在产品的市场销路相对稳定的木雕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文乾刚看来,对于文化艺术属性较高的非遗产品而言,其市场销售渠道比较明确,“一件作品仅制作时间就长达两三年,因此创作作品的前提通常都是自身有一定的资金能力或者是有买家预订订金,所以对于非遗贷款的需求不大。”这一类型的传承人更多的是希望在税收减免方面获得一定的支持。

返璞归真红花染

崔岩 杨建军

鲜半岛和日本后,却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和发展。

目前,韩国的红花染色研究和开发非常先进,不但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协会,在大邱市的自然染色博物馆中,红花染色技艺被列为重要内容。日本不仅完整保留着从中国传入的红花染色技术,还发展形成了独具日本特色的红花染色艺术。从上世纪20年代起,日本以山崎斌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就兴起了天然染色复兴运动,山崎斌及随后涌现的上村二郎等一大批继承者,都把红花染色技术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现在,日本高崎市植物染色工艺馆设有红花染色操作区域。在日本染料植物园中,红花也作为重要的染料植物进行培植。同时,在日本艺术类大学的天然染色工艺课程中,红花染色工艺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当今以红花染工艺为代表的传统手工艺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仍旧很狭小,但令人感到慰藉的是,在我

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传统手工艺所承载的文化历史内涵,开始接受传统手工艺所引导的舒缓简慢的生活节奏,并认识到传统手工艺所蕴藉的价值。国内一些染色工艺工作坊、大专院校、专业博物馆和科研机构纷纷开拓天然染色工艺展览和研究内容。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开拓和发展红花染工艺,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重视红花染工艺资料的收集与保护。中国传统的红花染工艺在今天虽已基本消失,但从古至今保存下来的大量的纺织品实物、文献资料,是我们研究和保护红花染工艺的基石。这些资料可以为我们提供红花染工艺的工艺方法、演变源流等重要信息,重视收集与保护这些资料,不仅是掌握红花染工艺历史文化的需要,也是保护和传承的重要工作内容。

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与研究队伍。目前,了解传统红花染工艺文献资料的人员没有动手操作的实践经验和条件,而具有操作能力的人员没有相应的理论研究水平。因此,导致至今没有一本全面反映其历史沿革和发展进程的专著出版。因此,急需建立一个科学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其成员既需要掌握相关的理论基础,又要熟悉传统红花染工艺操作的基本流程。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红花染工艺。

培养民众对传统染色工艺的兴趣。对传统红花染工艺的传承与发展,仅靠学者、专家或传承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引起大众对这一工艺的关注和兴趣。只有大众自觉地参与保护,传承与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否则,红花染工艺的传承与发展,只能在院校或博物馆中进行。

结合现代生活进行设计创新。一种手工艺的生存、发展必然有着其适合的土壤,其中,能够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具有实用性是对此种手工艺最大的保护。而从使用层面上来讲,将红花染工艺进行创新设计,使其融入现代生活是完全可行的。现在已经有厂家和个人在做相应的尝试,比如用红花染制服装、室内纺织品、旅游纪念品等,都受到了消费者的追捧。所以,要将红花染工艺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在尊重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进入市场,才能使这一古老工艺焕新颜。

河西宝卷：

寥落于民间的梵音

单永生

在小说《金瓶梅》中,曾不止一次地描写西门庆家中女眷们请来道姑或尼姑宣唱宝卷的情景,可见在明代中期,民间说唱文学“宝卷”已经发展并流行为当时社会上一种非常普遍的文艺娱乐活动。而其中提到的《黄氏女宝卷》,在上世纪80年代的甘肃酒泉农村各乡镇,仍然是念卷人必备,听卷人都很熟悉的卷本之一。2012年,由酒泉市肃州区非遗保护部门编纂、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五卷本《酒泉宝卷》,将这本流传了近500年的宝卷收录了进去。

宝卷由在庙会或道场宣讲经文俗变而来,为了增加表现力和感染力,吸收了诗词戏曲、民歌小调的表达形式和表现手法。宝卷正如现今影视剧的脚本一样,有了它就有了宝卷文艺活动的一切保证。可以静心阅读,可以吟诵咏唱,更可以品悟批评。如果再有几个听众,捧卷者宣唱出来,那就是娱人悦人,寓教于乐。宝卷在流向街市里间、村镇院落的过程中,题材又突破了讲经文的限制,广泛吸取了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时事新闻等多方面的内容。创作者不再仅仅是少数有学问的僧职人员,一些民间的读书人也都积极地参与创作,当然也吸引了远乡僻壤里那些识文断字的宝卷爱好者吟哦自得,其卷本也因此流布传抄而来,从而也造成宝卷文本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准的参差不齐。

在明清以降的500多年里,宝卷携带着与生俱来的说教气息,成为漫长时代里无法忽略的民间文化生活事象。到了民国期间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传抄宣唱宝卷也仍然延续着。至今为止,全国流布传抄的卷本不下700余种,有印刷的,但手抄本占绝大多数。宝卷有极强的适应性,流布到哪里便自然地融入当地的方言与生活中,这又契合了所有民间文学共有的变异性特征,也是为什么一个卷名有许多个卷本的原因。也因此,宝卷就有了以地名统称的说法,如张掖宝卷、酒泉宝卷等。

2006年,河西宝卷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2007年,肃州区上坝镇雷尔村农民乔玉安被命

名为河西宝卷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经过肃州区非遗保护工作者对全区15个乡镇的普查,至2010年,能念卷、会念卷并收藏有卷本的都为60岁以上的老年男子。而听卷的人也都是中老年人,年轻人很少。年轻人纵然到场也不会逗留太长时间,更不会入情入境地体味宝卷的内容和意味了。但在喜爱宝卷的老年人当中,仍有一部分人一直坚持念卷并抄卷,且收藏有卷本,他们都是较为优秀的念卷人。

对于河西宝卷的保护工作,目前已完成了普查、建档、收集卷本、出版成书的工作任务。当下应特别注重的是传承人的培育上和相关理论研究,让宝卷以本色本真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



传承人在宣唱河西宝卷

各地

成都命名首批非遗传承基地学校

本报讯 近日,由四川省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文化局等主办的“非遗传承进校园”示范活动暨成都市第一批“非遗传承基地学校”授牌仪式在成都举行,该市10所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被批准成为首批“非遗传承基地学校”。

接下来,成都市非遗保护中心将会同这10所学校,进一步推进非遗进校园活动,编写特色鲜明的非遗乡土读物系列丛书,邀请更多的传承人和专家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王嘉)

苏州推出公益性非遗体验游

本报讯 近日,来自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非遗传承教育基地学校的10个家庭以姑苏区市民文化活动中心为起点,进行了一次家门口的非遗体验之旅。

此次“非遗体验之旅”是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文旅旅局在今年下半年重点推进的非遗保护活动。首次活动推出的是发

绣、苏钟制作与修理技艺、苏州织造官府菜制作技艺、苏州评弹4项非遗项目的体验。据悉,今后该活动还将不定期推出“姑苏出发”公益性非遗体验游线路,让市民近距离感受姑苏辖区内的非遗项目,带动更多人关心、支持和参与非遗保护。

(胡毓菁)



红花与染色丝绸